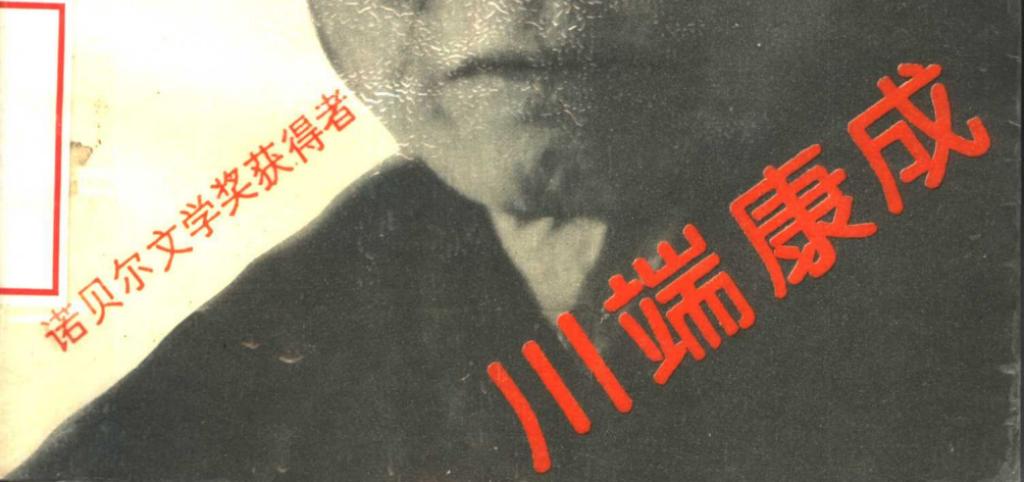


かわばたや すなり

何乃英

河南人民出版社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川端康成

康川成端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河南人民出版社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川端康成

何乃英

责任编辑 郁诚炜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乡市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625印张 110千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215—00101—6/I·16

定价：1.80元

感受性をもつて

表現するその 叙

述の巧み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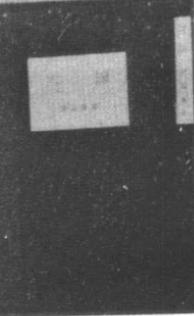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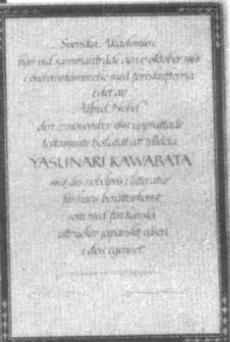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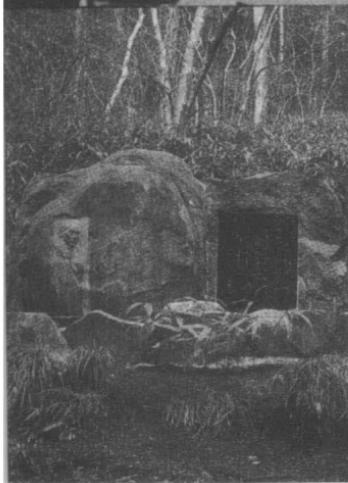
《授 奖 辞》

内容提要

亚洲地区，自1913年泰戈尔后，1968年日本的川端康成又荣膺诺贝尔文学奖。他富有灵气、才气，留下了大量的传世名作。他的作品以其独特的美学价值、高超的艺术技巧赢得了我国人民的喜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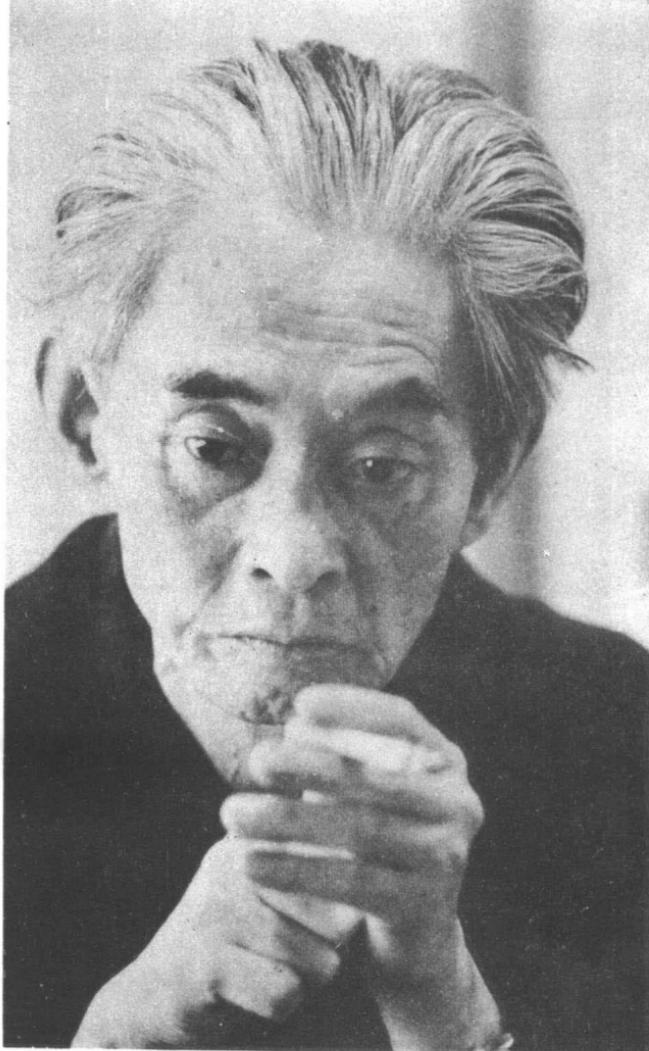
本书描述了川端康成的一生，再现了作家的创作生涯，探讨了作家创作个性、创作思想、美学观念、创作技巧的形成及名作产生的生活基础、时代背景，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本书作者专事东方文学研究，颇有成果。近年来曾在日本研修，占有大量材料。本书语言生动，叙事写情，亲切感人，可读性强，读者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获得启示，丰富自己。



1. 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授奖仪式
2. 天城散步路上的川端康成文学碑
3. 诺贝尔文学奖奖状
4. 《雪国》英译本《雪国》原本

1
—
3
2
—
4



川端康成像
(1961年5月)

目 录

一 孤独童年（1899—1914）	1
二 中学生活（1914—1920）	18
三 大学时代（1920—1924）	31
四 新感觉派（1924—1927）	44
五 探索时期（上）（1927—1931）	66
六 探索时期（下）（1931—1934）	80
七 战火之下（1934—1945）	94
八 战后初期（1945—1949）	106
九 五十年代（1950—1959）	121
十 晚年经历（1960—1972）	135
简短的结语	147
〔附〕 川端康成生活创作年表	155
后 记	174

一 孤独童年



(1899—1914)

川端康成于1899年6月14日出生在大阪市北区此花町1段79号。他的父亲名叫川端荣吉，母亲名叫玄。川端康成是他们唯一的儿子。川端康成还有一个姐姐，名叫芳子，比他年长4岁。

川端康成的父亲是个医生，毕业于东京医学校。在川端康成出生时，他已经获得独立开业的资格，一面在自己家里开设私人诊所，一面担任大阪市一所医院的副院长。他的兴趣似乎颇为广泛，曾跟大阪的一位儒家学者学过汉诗和

绘画，自号“谷堂”。在他的藏书中，汉文典籍相当丰富，此外还有大量日本的和西洋的文学作品，从近松门左卫门、井原西鹤等人的著作到德文小说什么都有。不过，他的身体虚弱，长期患肺结核病，在川端康成不满两周岁的时候就与世长辞了。据说他躺在病床上还惦记着儿女，希望他们长大成人有所作为，挣扎着坐起来为川端康成写了“保身”两字，为芳子写了“贞节”两字，作为遗训。由于年龄太小，和父亲作最后告别时，川端康成好象没有感到悲伤。他的表姐后来跟他说过：“你父亲死的时候，你还是个孩子呢。家里热闹起来，你高兴得很。不过你好象讨厌往棺材上钉钉子，怎么也不让钉，闹得大家都很为难。”这是川端康成出世后所经历的第一次死别。

父亲死后，母亲便带着川端康成回到自己的娘家——大阪府西城郡丰里村黑田家居住。可是不料刚过一年，当川端不满3周岁的时候，他的母亲也追随他的父亲离开了人间，死亡的原因据说是传染上了父亲的肺结核病。这是川端出世后所经历的第二次死别。前后两次相隔仅有一年。

因为年幼无知，川端康成连父母的面貌也不记得，可回忆的东西一无所有。父母在他心中并不具有实感，仅仅是个“虚像”。他在短篇小说《油》里曾经提到这个事情，其中写道：“父亲在我3岁时死去，第二年母亲又死了，所以对于双亲我毫无印象。母亲连照片也没有留下。父亲也许因为漂亮，喜欢照相，在我卖老家的房子时，从仓库里发现了他各种年龄的照片三四十张。我曾将其中拍得最好的一张放在中

学宿舍的桌子上作为装饰，但其后几次变换住处，这些照片全都遗失了。不过即使看见照片也想不起什么来，所以虽然想象这是自己的父亲，仍然没有实际感受。听别人讲起父母的事，也并不感到多么亲切，立刻便忘掉了。”

尽管如此，这接踵而至的灾祸仍在川端康成的幼小心灵上留下了创伤。他日后说过：父母相继病死，深深刻入我幼小心灵上的，便是对疾病和夭折的恐怖。其实恐怕不仅这些，对于父母的思念，尤其是对母亲的强烈思念，后来长期留在他的心灵深处，甚至直到他的晚年创作仍有思念母亲的余痛不时流露出来。

失去双亲以后不久，川端康成便随祖父母回到了老家——大阪府三岛郡丰川村，姐姐芳子则寄养在姨母家里。

川端家本来是丰川村的豪门世家。据日本学者调查，川端家在历史上曾与镰仓幕府的执政官北条泰时为首的北条氏一家有联系，而且川端家祖上代代任职。因此，川端康成的祖父说过，这个家族出自北条泰时，700年间连续不断；川端康成自己也在《文学自传》里提到“我有北条泰时31代或32代孙这样一个奇怪的系谱”。尽管觉得这个系谱不大可靠，可是川端康成仍然颇为珍视。他曾说过：“我认为艺术家不是一代产生的。父祖的血统经过几代，才开出一朵花来。……可以认为，世家代代的艺术教养流传下来，结果产生一个作家，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世家的后代大抵病弱，犹如残烛之焰，这行将灭亡的血脉临末闪亮一下，于是出现一个作家。这已是悲剧。”

川端康成的老家四周围着树篱，是个很大的宅子。在这个宅子里，他度过了自己的大部分童年和少年时光。

川端康成的祖父名叫三八郎（后来改名康筹），生于1841年，这时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祖父性情有些古怪。他从祖上继承下来不少财产，可是他不肯安分守己维持家业，喜欢从事各种事业，又是种植茶树，又是制造琼脂，结果全部失败；此外他还对盖房的风水有兴趣，常把房子盖了又拆，拆了再盖，甚至还曾打算出版一本名叫《构宅安危论》的书，但也没有能够如愿。他也曾做过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比如，他对中药有点知识，又从川端康成父亲那儿获得一点西医知识，于是便把二者揉和起来制造一些土药给村里的人治病。有段时间村里流行赤痢，50户人家的小村平均一户一个病人，村里大为骚乱，只得临时设立两个隔离病院收容患者。这时，他的土药大显奇效。他为了加以推广，还从内务省获得卖药许可，印了不少“东村山龙堂”字号的包装纸，但是这个工作似乎也半途而废了，只有那些包装纸至今仍然保存下来。由于以上种种活动，祖上留下的土地和山林被他一文不值半文地卖得差不多了。到接手抚养川端康成的时候，除了那所旧宅子，几乎一无所有了。关于这位祖父，川端后来怀着无限感慨写道：啊！祖父一生一无所成，着手搞的事业都以失败告终，他作何感想呢？啊，他在这样的逆境中生活了75年。他的心脏结实。几个儿孙死在他之前，谈话的人也没有，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着（他盲目而且重听）。他是完全的孤独。孤独而又悲哀——这便是祖父。俗

话说“流着泪活下去”，在祖父来说乃是真情实况。

川端康成的祖母名叫金，是大阪府西城郡丰里村富户黑田善右卫门的次女，和川端的母亲同出一家，是川端母亲的姑母。

川端康成的父亲和母亲身体都不够健壮，加上川端自己又是母亲怀孕7个月生下来的，所以先天不足，从小体弱多病。祖父母对于这样一个过早失去父母又过分瘦小虚弱的孙儿加倍爱护，尤其是祖母的爱更是无微不至，有时几乎达到盲目可笑的地步；不过也许正是靠着这种爱护，这个孙儿才得以活了下来吧。“双亲体弱，我又是不足月生下来的，据说当时很难相信能够长大成人。我小时候身体好象非常虚弱。8岁以前不曾按顿好好吃过饭。好不容易活下来，全靠祖母的力量。人们常指着我说，娇惯到令人皱眉的地步，反而使之虚弱；可是大约正因为如此我才没有死掉吧。上小学之前据说怕患感冒，始终象女孩子一样留着长头发，常被大家嘲笑。”——川端康成在《祖母》一文里这样回忆道。

在这所大宅子里，祖孙三人的生活似乎是颇为阴郁的，但又是和乐的。有一次，川端康成不知因为什么事惹得祖父生气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但是这次祖父确实发起火来，追着非要打他不可。他在前边跑，祖父在后边追，不是撞在柱子上，就是碰破了隔扇。祖父越追越生气，越追越难过。后来川端跑累了，蜷缩在屋子角上。等祖父快抓住他时，祖母跑上来护着他。这时，又着急又生气的祖父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打起来。祖母碰倒了碗橱，踢翻了水壶，弄湿了衣

服，大声喊叫起来。祖父吃惊地站住不动，祖母躺着不动，川端则蹲着不动，随后三人一齐大哭起来。“那时，我们确实动不动就爱哭。”——川端后来写道。

也许由于体弱多病和家庭环境冷清，川端康成小时候在直觉或者灵感方面特别敏锐，经常能够说出一些小小的预言，如丢掉的东西在什么地方啦，明天要来什么客人啦等等。这种特异功能到上学的年龄便逐渐变得迟钝了。

正式入学之前，川端康成先跟祖母学过字母。那种学习是轻松愉快的。桌子上摆着好多紫菜饭团，一边慢慢吃着，一边让祖母给讲，自有一种乐趣。

1906年春天，川端康成7岁时进入丰川村普通小学学习。对他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变化，即一方面轻松愉快的家庭学习结束了，严肃紧张的学校学习开始了；另一方面狭小孤寂的家庭生活范围也渐渐被打破了。不过，在开始阶段，川端康成对于这种新生活感到很不适应，畏缩不敢上前。关于参加开学典礼时的情景，他后年回忆起来似乎眼里仍然含着泪花。《祖母》里写道：“除祖父、祖母以外，我几乎不知世间为何物。因此，我进小学时，祖母担心得不得了。参加完开学典礼回到家里一看，祖母为了慰劳给我预备了好吃的。陪我到学校去的美登报告说，谁谁哭了，我没有哭。其实在会场上我也一直含着眼泪。”

由于从小形成的怯懦孤独性情，由于觉得学校的课程无聊，再加上体弱多病，所以川端康成刚入学时经常请病假不上学，据统计上课187天中，缺席竟达69天之多。只要他一说

有病，祖父、祖母马上让他躺下，给他药吃。可是当时学校实行各村学生出席率竞赛，全村学生每天先在神社门前集合，然后一起上学，如果有人缺席，大家都要负责。因此每当川端不露面时，学生们便一齐来到他家门前。祖父、祖母事先已把早上打开的防雨套窗重新关紧，抱着孙子在屋子里缩成一团。学生们先是齐声呼喊，听到里面一声不吭，他们便生起气来，又是叫骂，又是往套窗上扔石头，又是乱写乱画一通，最后临到上课时间迫近，不走就要迟到，才不得不退去了。等到外面鸦雀无声之后，祖父才松一口气，说声“不得事了，全都走了”，站起身来打开套窗一看，上面已被学生们涂得乱七八糟了。

大约是在川端康成刚刚适应学校生活不久，即1906年9月间，一个新的打击又降临在他的身上——他的祖母突然间死去了。祖母比祖父大两岁，当年67岁。据说祖母的死亡是因为孙子入学，自己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所致。

川端康成对于长期以来抚养自己的祖母感情颇深。他后来写的《故园》、《祖母》等作品都是描写祖母，怀念祖母的。据他回忆，祖母临死这天，说是脚冷，让他给穿上袜子，盖好被子，这是祖母第一次让他替自己作事，同时也是最后一次让他替自己作事。“后来我才明白，这是祖母死前一二个小时的事。我的幼小心灵被惊呆了。这件事我日后也不曾对谁说过，只有自己一人记在心里，对于死去的祖母来说，我的幼小的心灵获得了安宁。”——这是他在《祖母》里所写的一段话。

祖母去世以后，这所大宅子仅仅留下川端康成和他的半盲的祖父，依靠亲戚的帮助和邻居的照料过日子，生活变得更阴郁了。不过这两个以前动不动就爱哭的人，现在却不再哭了。用川端康成自己的话来说便是：祖母死后，祖父不哭了，我也不哭了；我变得更加发怵了。

“纸灯笼的灯光培育了我。当时已经是从明治三十年代向四十年代过渡，无论什么样的农村都没有不使用煤油灯的家庭了，但祖父认为煤油危险。祖父眼睛不好，煤油灯也好，纸灯笼也好，在他看来亮度差不多，都是一样阴暗。灌上菜油，拨动灯芯，在旧纸灯笼的阴暗灯光下看书的人，在我们这辈人中，大概没有吧！我的幼小灵魂的新芽便是纸灯笼的朦胧光影。”（《纸灯笼》）“对方看不见我，所以我可以长久地盯视着对方。我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我是祖父抚养的孩子，在家里非常任性。祖父气得直打哆嗦。我带着赔不是的目光流着泪水，直勾勾地望着祖父的脸。祖父看不见我的眼泪，依然怒气冲冲。我知道祖父看不见我，也就不觉得流泪是难为情的了。就如同对着人家的背影低头抽泣一样。即使在另一种时候长时间盯着祖父的脸，少年的我也不免会感染到一种无以名状的寂寞思绪。我有直勾勾盯视人脸的毛病。这种毛病说不定是同盲人单纯在一起生活了多年所养成的吧。”（《致父母的信》）^①——从这两段生动有趣的描述中，我们便可以想象川端康成和祖父两人单独生活的孤寂情景了吧。川端康成祖父失明的原因是白内障，大约早

^① 引自叶渭渠译《致父母的信》，见《外国文学》1984年4期。下同。

在接手抚养他的时候就已经几乎看不见什么东西了，后来逐年恶化，最后终于全盲了。

俗话说“祸不单行”。生活中常有这样 的事，至少给人的感觉是如此。祖母死后不久，1909年7月，川端康成10岁的时候，他的唯一的姐姐芳子又离开了人间，年仅14岁。川端康成和这个姐姐虽然是一奶同胞，可是由于长期不在一起，彼此都不熟悉。父母死后，姐姐长期寄养在姨母家里。后来，川端康成仅和姐姐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在祖母葬礼的时候，姐姐回到家来，当时正下大雨，姐弟二人分别让人背着到墓地去，只有这个印象留在他的脑海里；再一次是川端康成被人带着走亲戚时，在姨母家里又见到了姐姐。

在《精通葬礼的人》、《致父母的信》等等作品里，川端康成曾经写过得到姐姐病死消息时的情景和他自己的感慨。诸如，祖父听到姐姐生命危笃的报告静静地数筮竹（占卜用竹签）替她占卜的姿态，川端接到姐姐病死的报告不忍马上告诉祖父，过了两三个小时才决心读给祖父听的矛盾心理；比起姐姐之死来，祖父那年老体弱哀伤之极的样子更加刺痛少年的心，使他感到呼吸困难等等。“这时候，姐姐寄养在姨母家。我们分两地生活。连有姐姐这件事，我也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姐姐的死，我也是通过祖父的悲伤才感受到的。我还记得，姐姐咽气前，连祖父也没能赶上见姐姐一面。再说，他也没带我去参加葬礼。”（《致父母的信》）——从这段话固然可以看出，川端对姐姐的感情并不很深；但是同时也可以说明，受到祖父的感染，姐姐的去世仍然深

深地震动了他的心灵。下面一段细节描写可资证明：“那时候，常见的汉字我大都念得下来，遇到草书看不懂的字，就握起祖父的手来，用手指在他的手掌上反复地写给他认。直到如今，一想起读那封信时祖父的手给我的感觉，还会感到左手掌冷冰冰的。”①

川端康成家在本村没有亲戚，祖母和母亲娘家的亲戚都住在几里地之外，经常出入他家的只有帮忙料理一些家务的美登而已，而在其他村里人眼中，这个从前代代担任村长，如今只有祖孙二人的家庭，即使不该受到嘲弄，也唯有从远处观望观望而已吧。这种冷淡的关系使川端康成寂寞的心灵上更添一层惆怅。象凝视祖父的面庞一样，他也常常远远地眺望村里的人，眺望周围的山峦、田野、树木和房屋，这一切都给他一种冷淡的、寂寞的感觉。

也许由于这种环境过分寂寞了吧，川端康成从小喜欢画画儿和读书。在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他首先对绘画产生了兴趣。祖父爱好绘画，勉励孙子将来成为画家，川端康成自己也有这个打算。可是到了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他的兴趣又从绘画转向读书，成为书本的俘虏，不管是什书抓过来就读，通俗读物也好，冒险故事也好，什么也不放过，不久便把学校小图书馆里所有的书一册不剩地滥读了一遍。其后不久，他对于《源氏物语》、《枕草子》等平安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在少年时代读过《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作品。那时，抓到什么便读什么。当

① 引自肖虹燕译《精通葬礼的人》，见《国外文学》1983年8期。下同。